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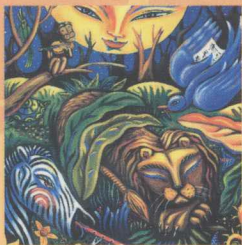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蒋 韵
邵振国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蒋韵 邵振国

卷

重点作家专卷

721
42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蒋韵卷

鲜艳的季节	(1)
生命之河	(35)

邵振国卷

塬上朝朝夕夕	(71)
雀 舌	(102)



蒋 韵 卷

鲜艳的季节

北方姑娘徐美明是在刚进校不久就认识了越南青年阮梅龙的。她所在的班级和阮梅龙的班结成了“一帮一对红”的“对子班”，这个比她高两级来自“同志加兄弟”友好邻邦的留学生就做了徐美明的“辅导员”。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人人都羡慕她的好运气，和她住同屋的河北姑娘鲁翠慨叹说，漂亮的女人就是幸运。

徐美明严肃地回答，庸俗。

组织上找徐美明谈话，告诉她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要她一定要好好向来自反帝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学习。徐美明非常激动。脸上几乎是一副赴死的神情。她眼睛很大。也许太大了些，大得让人惊诧和不合情理，这使她下巴尖利的一张瘦脸看上去像忍受折磨的圣徒一样苦难和圣洁。她不久前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对她的信赖和培养。她点着头。激动使她的听觉产生了幻觉，她以为那说话的声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比如，天穹。

初次见面他这样介绍自己。他说，“我叫阮梅龙。阮，阮文追的阮，梅，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梅，龙，飞起玉龙三百万的龙。”他这样熟练地引用毛泽东诗词使她感动和惊讶，她一时说不出话。他却笑了，“听人说你是才女，我得给你留个好印象，以后还请你好好帮助



我。”

“不不！是你要好好帮助我。我政治上很幼稚。”她严肃地、甚至，壮烈地回答。

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我们的土地上，徐美明和阮梅龙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充满时代气息的交往。一周中至少有一次，他们要在一起学习毛著、读报纸社论、讨论一些宏大的革命话题和分析世界局势。她觉得他深刻和成熟，接近她心中完美的革命者形象。他有一张典型的马来人种的脸，颧骨高耸，皮肤是棕褐色的。那是热带的骄阳、炮火硝烟和内心的坚毅留在一个人身上的痕迹。很难想象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小白脸，那未免太布尔乔亚化或者，是一个甫志高的形象。

在他面前她常常会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幼稚、浅薄，没有斗争的阅历和经验。她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城谷城，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长大。那大学曾经是一个教会学校，到处是殖民地时代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还有园林式的花园、在春天梨花、桃杏花、苹果花开成一片云霞的辽阔的果园。那是李清照和简·奥斯汀喜欢的风景，而对于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来说，它未免太平淡、太小桥流水、甚至，太甜俗了些。

她喜欢听他讲热带、椰林、陷阱和竹桩、蚊虫、沼泽还有轰炸。这让她激动。她一激动脸上就是一种赴死的决绝的神情。有一次他们说起阮文追，又从阮文追说到卓娅、丹娘，还有伏契克和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发现她对这一切：烈士、牺牲、鲜血和酷刑有着近于歇斯底里的病态的热爱。她大段大段背诵《绞刑架下的报告》，双颊慢慢燃烧起来。还有她的大眼睛，它们变得像烈日下的沙漠一样灼热和酷烈。一种非人间的恐怖、雪亮的美丽笼罩了她，使她不像一个真实的人。她似乎是从圣像上走下来的黑色的灵魂，这让这个异国的青年十分惊异。

“他们是多么勇敢和高贵啊！”她说，“可我做不到。”

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我的身体，它对疼痛太敏感，我想它忍受不了酷刑的折磨，它



比我的灵魂卑贱！”她灼热的眼睛里流露出真实的痛苦，“我一想起这些就害怕。”

“你为什么要想这些？”他回答，“告诉你，不要相信任何的假设，关于我们自己，我们了解得其实永远不够多。”

“不，我知道，我生来就做不成我想做的那种人。”

说这话时她平静下来，恢复了往常的姿态。那是一种拘谨的、有些羞涩又有些伤感的姿态。烧灼着她的火熄灭了。他刚刚看到的她的内心的景色沉浸在黑暗之中。这是神秘的沉没，他想。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姑娘有些奇异。

深秋了。杨树叶落下来，像硕大的黄蝴蝶飘落在他们四周。满地落叶，黄得十分透彻和凄艳。还有银杏树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金黄地簇拥在树上，做着一生中最后的坚持。远处有棵树，叶片像宝石一样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

“徐美明，能讲讲你自己吗？”他忽然这么说，自己也觉得有些唐突，有些莫名其妙。

“我？”徐美明惊诧极了，“我有什么好讲的？我的经历是那么平常。”

“我想听。”他回答。

她迟疑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生在四川，”她试着开了口，停顿一下，想知道那效果似的，“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父母都是教员——我的家庭是小资产阶级的，”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然后，她勇敢地望着他，他又看到了那决绝的神情，“后来我们回到了谷城，我父亲接受了那里一所教会学校的聘书，我就在谷城上学……”她决绝地、几乎是奋不顾身地说下去，一个普通的中国姑娘毫不出奇的故事。读书、升学、追求进步，完了。三言两语。可她却像用了千钧之力。

太阳真好。

那么温暖地、宽厚地、宁静地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看上去像蜜蜡做的一般。头发是金色的，皮肤也是金色的。他们身体中似乎有一种



融化的奇妙的声响。他静静地聆听。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刻。雁阵从他们头上飞过，在明亮的天空写下象形的文字。可她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徐美明，”他开口说话了，“在这个世界上，普通人永远要比英雄多得多，做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让你羞耻？”

她受了惊吓似地望着他。她很震动。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也没人这么追问过她。这追问中夹带着一种陌生的……叛逆的气味。她张口结舌。许久她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二

后来，很长一段日子，他们没有再谈论这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忘记了似的。他们仍然在一起学习和讨论，讨论那些宏大的事情。世界局势啦、美帝的侵略行径啦、青年人应该投身到三大革命中经受过锻炼啦等等。可偶然地，就在他们突然对视的刹那，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共同回避的东西。这是雪亮的刹那，足以让他们看到那个话题就像一枚桃核一样埋藏在他们的身体里，埋藏在一个最温暖黑暗湿润的地方，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

下雪了。

是这年冬天的初雪，下了整整一夜。清晨积雪埋住了人的脚踝。雪后的校园里，真是美极了。树叶脱尽的枯枝变成了琼枝。人迹不到的山坡上，积雪看上去那么圣洁和清冽，使人的脚不敢也不忍心踩上去。只有柿子树，它硕大的叶子还有几片残留在树梢上，血红地映着大雪，就像大自然最后的艳情。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阮梅龙忽然孩子气地对徐美明说，“我想在雪地上打滚——儿。”

没等徐美明回答，他就往对面的山坡上冲去。那是第一次徐美明



发现了他其实还只是个大孩子。冲到半山坡上他被雪滑倒了——也许是故意的。他扑在雪地上，那扑倒的一瞬间他像一只轻盈的动物。然后他就真的、畅快地、撒着欢儿地顺着雪坡滚下来，眨眼间滚到了徐美明脚边。他把身体在雪地上摊成一个“大”字，脸深深埋在雪中，这个姿势比刚才那孩子气的一滚更叫徐美明震撼。许久，他抬起了脸，说，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下雪时怎么了？我哭了。”

一句话差点儿使徐美明流下眼泪。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们无言对视了一会儿。他忽然向她伸出一只手，她握住了他的手想拉他起来。他纹丝不动，却把她冻僵的手握得更紧一些。他望着她，一无阻挡望得很深。他变得那么陌生、奇异和……亲近。徐美明一阵慌乱，她匆忙地、挣扎似地说，

“你要冻感冒了。”

阮梅龙笑了。爬起来，低下头去拍打着身上的雪，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是他却迟迟、迟迟不敢抬头。危险过去了，或者说，一个奇遇过去了。它从他们身边飞掠而过时像阳光一样穿透了徐美明年轻敏感毫不世故的身体，在那里留下奇妙的痕迹。她脸色鲜艳起来，眼睛羞涩又明亮，雪地中这个芬芳的北方姑娘是阮梅龙在红色中国看到的最动人的情景。雪是多么奇异和美啊！这是阮梅龙第三次看到雪和冬天。他告诉徐美明，他说，我总觉得雪会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雪一场接一场，背阴山坡上旧的雪还没消融又被新的大雪覆盖了。柿子树也掉光了叶子。当最后一片红叶飘落枝头时徐美明感到了一点伤感，她想起他说的第一次看到下雪而流泪的情景，她好像觉得自己不知不觉拥有了他的眼睛，那是异乡人的眼睛。那天她经过只剩一片树叶的柿子树时，她忽然想起一句宋词：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事实上从那场大雪之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他们高年级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去了，他去的地方在远郊区，一周一次的“辅导”暂时中止了。她发现生活一下子变得很空荡。现在她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



散步，最后总是来到那面有柿子树的山坡下。这里发生过什么吗？她问自己。她仿佛在寻找又像在回避一个答案。另一场大雪之后，她踩着厚厚的积雪爬上山坡，雪光刺痛了她的眼睛，使她忍不住流泪。她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在雪地里打滚，像他一样，孩子气地、畅快地、无拘无束全身心地亲近这冬天的精灵亲近这无边的洁白。她在想象中这么做了。她看着另一个自己像松鼠一样自由欢乐地滚下山去。她想，我疯了。

她想起他的话，雪会改变我的生活。而现在改变的是她。

一天她正站在窗口发呆，鲁翠过来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嗨，想谁呢？”她的反应十分过火，她觉得鲁翠在含沙射影，好像她在害相思病。

“你才想谁呢！”她回答，“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徐美明，知道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就叫。”鲁翠正色回答，扭头走了，把她独自丢在空寂无人的黄昏的宿舍。

她忽然非常想哭。

她厌恶眼泪。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欣赏一句话，“革命者流血不流泪”。也许是对自己缺乏信心或是深知它的软弱所以她热爱极端的事物。读初中时，她模仿《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过苦修士似的生活。顿顿吃粗粮和辣椒咸菜，拒绝荤腥。结果害了贫血症和胃病。她总是拣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又大又不合体，上面永远打着醒目的补丁，就连过年，她也不穿新衣。一年四季，她不穿袜子，冬天赤脚穿一双大棉窝。她把自己对物质的要求自觉降低到最基本的程度。她甚至还穿过草鞋，那是父亲去江西出差给她带回来的。她在十月的秋风中赤脚穿草鞋的情景成为那年深秋谷城的一景。孩子们追着她看，老人们则说，女子呀，看落下毛病！

这种颇似如今叫做“做秀”的举止最初也招来过非议。有人说她“假积极”。她不在乎。她变本加厉地虐待着自己。夏天的傍晚，她来到日落后的麦田，让猖獗的蚊虫叮咬自己。她要检查自己的身体忍受折磨的最大极限。和平的、飘散着阵阵芳香的麦地，被她想象成热带



的丛林。她不知道未来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但她知道一点，她生来不是为和平幸福而生。

她、他们这一代，生来不是为和平与幸福而生。她得使自己坚硬。

三

鲁翠是平原上常见的那种爽朗明快的姑娘，身体饱满宽阔，不记仇，笑起来就像碧野蓝天一样坦荡和嘹亮。

鲁翠有一张向日葵般硕大的圆脸。在某些时刻，上面会突然浮起温暖和爱意，这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像一个正在孕育生命的母亲。那不是少女拥有的青涩和脆弱的美丽，给人信赖感。她还有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她很爱惜它们。那上面常常飘散出皂片的香味儿。有时她把它们盘到头顶，像一个藏族人。

鲁翠不会长时间地和人生气。没多久她就原谅了徐美明的冲撞。那天晚自习后她告诉徐美明一个刚刚听到的消息，去参加社教运动的高年级同学可能要在元旦前返校。她似乎是很无意地说出了这件事。她们沿着结了冰的湖岸朝宿舍走。湖中心，灯光冰场还开放着，从那里隐隐传来喧哗。徐美明“哦”了一声，过一会儿她说，“鲁翠，对不起。”

鲁翠笑着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徐美明，给你讲一个故事。知道王卓不知道？就是建国初期那个最大的诈骗犯，在国务院工作，利用职务之便从银行骗取了一大笔钱，记得不记得？案发后十六天就破了案。你知道他怎么露出的破绽？有一天，他在暖气上烤点心，一个人走过来，随口问他，王卓，烤什么呢？他回答，没考虑什么呀。”说完她哈哈地一通大笑，笑得树林中睡着的鸟儿也惊飞起来，凛冽的寒气中立刻弥散出鸟巢的腥气，“徐美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现实一点。”



徐美明很震惊。

鲁翠暗藏了隐忧。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她看出这个天真的姑娘是固执的，她身上有一种可怕的热情。它们照亮她的时候她就有了一种怪异的美丽。鲁翠的河北老乡，也是他们班的一个男生叫刘思达的，有一天就对鲁翠说，那个徐美明，她是一个真正可以献身的人，也许是为革命，也许是为爱情。刘思达说这话时的表情引起了鲁翠的一点妒意，鲁翠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哪个不准备为革命献身？

但她心里承认，刘思达的话是对的。

元旦前夕学校举行了新年联欢活动。下午校文工团在礼堂演出了节目，晚上是班与班之间的联欢。教室被各种彩灯、纸花和彩带装饰得喜气洋洋，参加社教运动的高年级同学果然回来了，被请到了鲁翠们的班里。他们人人身上都挟带了校园外生活的严峻气息，好像乡下的风吹硬了他们的身体和脸。起初，他们像乍入另一世界一样有些不自在，渐渐地，扑面而来的暖气和熏风使他们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苏醒。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喧腾起来。女生们个个变得桃花般鲜艳，云蒸霞染，男生们人人激情昂扬——他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正齐心协力创造着最后一个太平盛世新年的狂欢。

他们玩一个古老的游戏，击鼓传花。鼓是预先从文工团借来的一面中国小鼓，花就用一只红苹果代替。击鼓人是文工团搞打击乐的，所以那鼓点敲得十分漂亮。他被蒙上了眼睛，鼓点中止时苹果在谁手里谁就得表演节目。这个热爱打击乐的小伙子像表演十番锣鼓一样炫耀着他的鼓技。鼓槌耀眼地翻飞，鼓点时急时徐，创造着又热烈又紧张的气氛。鼓点的每一次嘎然而止都制造出一个小高潮，从人们的欢呼声中可以知道它停得可真是时候。鲁翠、刘思达，这些活跃人物无一幸免先后落网，鲁翠表演了独唱，她学才旦卓玛是一绝。此时她亮出平原般辽阔坦荡的嗓门唱了一首藏族歌曲：“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她的长辫子也像才旦卓玛一样盘在头顶，这使她看上去像一只硕大的盛开着的向日葵，流金溢彩的皮肤散发出阳光下植物的芳香。刘思达则表演了朗诵，是赵朴初填写的《某公三



哭》：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
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了哭自己……”

他夸张的表演引起了大伙同心会意的欢笑。刘思达是很有表演天赋的，考大学时，他同时考中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可他还是忍痛割爱选择了中文：是做一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选择了后者。不料进校第一天，他们的系主任，国内著名的宋词研究专家，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开宗明义：

“我们的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

这话如惊雷一样滚过刘思达精神的天空。在这天空的下面，横亘着屠格涅夫的俄罗斯原野和契诃夫的樱桃园、辽阔的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哥萨克的顿河，日夜不息奔流其间，像苦难而永生的血脉。那是刘思达要到达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们却在惊雷声中无奈地远去。

也许只有刘思达注意到了在这欢乐的人群中有一个不快乐的人。她坐在角落里，冷若冰霜。好像很蔑视这市井的欢乐。可是她的眼睛却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那双非常漂亮的大眼睛因为某种秘密的期待、挣扎和抗拒而显得哀伤和黑暗无边，让他不禁想起……塔基亚娜的眼睛。刘思达暗自奇怪，他当众真诚而夸张地表演着对苏修的仇恨，可是内心深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这么容易让他联想起善良、诗意和深情的俄罗斯。

他不知不觉分了心。鼓点怎样响起又怎样嘎然而止，他都没有在意。忽然爆发的掌声使他吃惊，那掌声分外热情和热烈。原来苹果来到了越南战友的手里。那个叫做阮梅龙的越南青年人在人们的掌声中站了出来，走到被课桌环绕着的教室中央。他肤色深重的脸看上去真的很生动。他说，“我不会唱歌——”可是更热情的掌声不容分说淹没了他的话。他笑了。刘思达眼前一亮，多么耀眼和灿烂的牙齿，它们像漆黑的夜景中忽然掠过的白羽毛的鸟一样夺目。



“我唱一支越南的歌吧，”他说，“歌词大意是这样，”他想了想，开始翻译，“湄公河，流过多少村庄？见没见过我的姑娘？告诉她我在河边磨房等她，哪怕等到地老天荒……”

然后，他就用自己的母语唱起来。那是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如同天书。可是那歌的旋律听上去忧伤而缠绵。人们很惊诧。人们以为他会唱一首革命歌曲，唱一首歌颂中越友谊的歌，比如，那首著名的、人人皆知的“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什么的，可是他却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唱着有关姑娘和等待的情歌，唱着爱情。教室里异样安静，气氛有些暧昧和尴尬。可是他不屈不挠。他固执地、不屈不挠地、甚至、大义凛然地唱着他的情歌。他不害怕。一个没有被美国佬的地毯式轰炸吓倒的人大概也不会轻易被尴尬的寂静吓倒。刘思达震撼了。他望着这个从战火和焦土中走出的青年，心里忽然充满感动。

无意中他望了一下对面角落里的徐美明。也许不是无意的，事后他想。他似乎有一种感觉。事实证明他对了。他看见了一件事。他看见了一个盛开、一个情不自禁的、颤抖的盛开。他从没见过如此明媚的徐美明，她使身边的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她就像开在黑暗中的一朵花，如此孤独、招摇和奋不顾身。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唱歌的人。也许只有她听懂了他的歌声。她眼睛里慢慢有了水光，是湄公河的水吧？她在一个虚妄的河流中身不由己沉没。刘思达垂下了头。他觉得这情景很刺心。他掰开一个橘子，吃着。橘子很酸。他又剥了一块糖填进嘴里，结果橘子就显得更酸了。鼓点又响起来，游戏在继续。那一番昂扬的鼓点啊，真是敲得天地为之动容。后来他听到了一声咳嗽，鼓声嘎然而止。人们“哦”地欢呼起来，这一次苹果来到了徐美明手上。

怎么这么巧？刘思达想。他明白那一声咳嗽的意思了。这是有意的策划，是谁呢？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鲁翠正光明磊落地坐在那里望着徐美明笑。有人在推搡徐美明，把她推到了众目睽睽之下。她脸涨得通红，她说，“我不会，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唱歌！唱歌！”人们齐声大喊，有个尖锐的女声说，“唱越南中



国，山连山江连江！”

“对对！就唱越南中国！”人们大声附和。

“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一二！”有个人甚至替她起了头。

她没有唱。她在人们的吼叫声中慢慢镇静下来。她手里还拿着那只芳香的苹果，她捧着它，嗅着它的香气。那洁净的香气使她安心。她说话了，她说，

“我念一首诗吧，胡志明伯伯的一首诗，”她停顿了一下，谁也不看，慢慢念道：

“米被舂时很痛苦，
舂成之后白如棉，
人生其实也这样，
困难是你玉成天。”

完了。短短的四句，明白如话光明磊落一览无余，没有秘密没有故事更没有私情，人们欢呼雀跃等待的可不是这个。这不是人们的期待。人们愣住了，一时竟冷了场，等人们反应上来徐美明已回到了座位上。终于有人叫起来，“不行不行！这算什么？唱歌！”“唱歌唱歌唱歌！人们醒过了神，好像受了委屈似地叫得更加起劲儿，“唱越南中国！”徐美明茫然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就是不放过她，不放过……越南。就在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那个人高声说，

“嗨，我提议，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支歌，那咱们就合唱吧，咱们唱这支歌，向在座的越南战友，还有，向正在战斗的英雄的越南人民祝贺新年！怎么样，大家同意不同意？”

是刘思达。

谁能不同意呢？这么光明和正义的一个理由，谁能不同意向英雄的越南人民祝贺新年呢？鲁翠首先喊起了好，刘思达笑了，“好！我来起头：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一二——唱！”